

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——秧歌戏（汾孝秧歌）

孝义秧歌流行于山西孝义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，是当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独特的文娱活动形式，2009年6月被评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每年一进正月，孝义村村都闹起地秧歌，一直要闹到过了二月初二。村与村的秧歌相互往来，演出没酬劳，只供茶水，图的是娱乐和文化交流。秧歌班社的人员，都是自愿参加，负责人称为板头或纠首，由秧歌班社推荐或自荐。秧歌班是业余组织，不享薪俸。

孝义秧歌俗称“吃圈圈”秧歌，在艺术形式上分为武场和文场。武场就是“掏场子”，揉武术和舞蹈于一体。主体表演队伍由十二人组成，四人磕花棒，装扮成戏曲中



的武生，花棒用梨木做成，一尺多长，擗面杖粗细，左右手各执一棒；四人敲小锣（旋子），装扮成戏曲中的小旦，小锣直径六寸左右；四人打鼓子，装扮成戏曲中的小丑，鼓和现在打的花鼓一样，但做工精细，鼓内绷有弹簧，鼓下面吊有三个小铜环。另有三至五人执大钱、小钹、小马锣伴奏。

孝义秧歌的起源，未见史志记载，但它至明末清初逐渐演变成踩街秧歌。传说其中磕花棒的是梁山好汉武松的化身，两根花棒是景阳冈打虎时打折的哨棒；敲小锣的是潘金莲的化身，小锣象征着烧饼；打花鼓的是武大郎的化身，腰鼓象征着一厚沓烧饼。

秧歌武场的表演，是由十二个角色边敲打乐器边按套路进行，有的在固定场地表演，也有的边走边演。表演中，除了各自的独特演技外，队形表演有“二龙出水”“梳辮子”“对面”“剪子股”“天地牌”“单勾”等几十种，时间可长可短，有的不重复套路可表演三四个小时，有分有合，粗犷明快，特色鲜明，很是壮观。表演队伍的底功越好，场子掏得就越精彩。如磕花棒的下八叉、踢飞脚、虎式、马式、挽花面尊，打鼓子的升子步、弓马步、狮子大张口、苏公背剑、朝天一炷香等，敲小锣的怀中抱月、水中捞月等，都能看出一个演员功底的深浅。有的秧歌队，把磕花棒的脸勾画成戏曲二花脸谱、打鼓子的脸上画蝎子



或蛤蟆，额头、鼻子一动，蝎子、蛤蟆就像在脸上蠕蠕爬行，十分有趣。还有些秧歌队为了渲染气氛，增加色彩，在秧歌队中加配一男一女（由男扮女）丑角。女丑手拿烂蒲扇，男丑斜背串铃，合着音乐节奏，表演各种幽默滑稽的舞姿，常常逗得观众开怀大笑。新时期武场秧歌创造了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的表演手法，有的由十二人的掏场子增加到十六人，还有的增加到了几十人。阵容上的彻底改革，使舞蹈场面更加威武雄壮。

文场，就是不配丝弦的干板腔秧歌，原是农民在田间地头头唱的一种民间小调，后随着武场秧歌的兴起，发展为文场秧歌。唱角，就是唱秧歌的演员，在武场停止表演打奏后演唱，由十二个武场角色和器乐伴奏者轻敲乐器边，掌握节奏，唱完后武场器乐即奏，双方配合默契。唱角一般不化妆，全凭唱功取胜。男唱角头上插一朵花，上身反穿皮袄；女唱角头上插几朵花，身披一件二大衣。文场秧歌大体分为两种形式：一种是过街唱的四六句子，俗称过街板，由一个人演唱。有些四六句是现成的唱词，有些是即兴编词，随编随唱，结尾加“哼咳”。如在一个村里



演唱后离村时，乡亲们恋恋不舍地送到村口，唱角便唱：“送了一程又一程，好比刘备送先生；谢声乡亲们回去吧，西北风刮得你们耳朵疼，哼咳！”如在城镇的某一家买卖字号门口表演，老板招待热情，送了烟和茶，便唱道：“初八十八二十八，我们这里谢下啦；先谢茶后谢酒，纸烟谢下五盒盒，哼咳！”另一种是“七字句”“九字句”或“十字句”的大唱段。有的一人演唱，还有的是两人唱或多人对唱，由内容而定。其中，一部分是采用传统的秧歌小段，如《光棍哭妻》《养孩》《二姐算命》等；一部分是由艺人们自己编创的反映现实的小剧目，如《土改好》《赞劳模》等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又受梆子戏的影响，有些村庄的文场地秧歌搬上舞台，当地人称为“坐唱秧歌”，行当也分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穿简单的戏剧服装，不仅演唱小剧目、折子戏，还开演整本大戏，曲调也不断创新。还有的发展为“丝弦秧歌”，上演的剧目，一是移植晋剧传统戏，较受群众欢迎的移植剧目有《金锡玉环计》《连环计》《斩子》《教子》。鼎盛时，孝义境内有六七十多个村庄的秧歌是“坐唱秧歌”，十五六个村庄的秧歌是“丝弦秧歌”。曾先后涌现出一批著名唱手，如二梅梅、二奴奴、武杰、歪脖红、王秃子、张锐丰（二木匠）等。张鸣琴、侯玉兰十一二岁时就在村里的秧歌班唱秧歌，后来都成为晋剧表演艺术家，蜚声剧坛！

